



胡晋生

秋染南山

进背篓、挎篮里。

此刻，这边森林中有人唱响了欢畅优美的花鼓，那边坡上也有人唱起了优美动听的山歌儿。这歌声和欢声笑语连成一片，在森林上空久久回荡。

哦，人们陶醉了，栗乡陶醉了，连中秋节也陶醉了。

吃秋的日子

秦岭南山栗乡山大沟深，地广人稀。庄稼人世代在山地间耕种、收获，繁衍生息，过着“洋芋糊汤疙瘩火，除了神仙就是我”的自在日子。

山间土地肥沃，只因气温偏低，粮食成熟要比河川道晚一月半月。山地不适宜种小麦，只种洋芋、玉米、燕麦、荞麦、黄豆、魔芋和瓜果菜蔬。庄稼人不缺粮吃，心里很是踏实。

如今，高山、半高山的村民搬进河川道移民新居，却无田地耕种，米面粮油、水电燃气都得花钱置办。农家人是闲不住的，一天不干农活就手痒痒，心更痒痒。于是，他们季节性地返回山间，春烧火粪耕播种，秋季又返回山上收庄稼。

山野庄稼临近成熟，野猪、毛狗子常会抢吃、糟蹋粮食，秋收着实耽误不得，庄稼人

就忙在地里、吃在地里，收什么也就吃什么。挖洋芋、红薯，就地生火烧烤；掰玉米，就架火烤吃嫩玉米棒子；摘四季豆，就支起吊罐焖煮豆角吃。他们把这种吃法叫作“吃秋”，吃的都是当年的新粮，是绿色食品，是山野秋味。

收得最晚的是黄豆，烧吃黄豆也极有风趣。人们抱一捆豆秆放在平处，用毛柴点燃。随着噼里啪啦一阵脆响，豆荚在火中噼啪炸裂。烈火燃尽，留下一层厚厚的草木灰。人们脱下衣衫，用力扇飞灰粉，那满地炸了腰的豆粒就显露出来。人们抓起一把，左右倒手，几声吹嘘，打进嘴里大嚼大咽。那味道着实清新醇香，回味甘长。待吃得口干舌困，便拍拍黑手爪儿，去溪边猛喝一肚子泉水，腹中就痒痒地打出饱嗝来。然后铆足气力扛起沉甸甸的豆捆返程，山路上就留下一串串惬意、畅快的响屁儿。

山里庄稼人“吃秋”吃得过瘾。他们念想着老屋和田地，更念想着朴实自在的秋日时光。

漫山秋叶红

一场秋风，多日秋雨，秦岭南山尽数换装，山山岭岭都披上了艳红的秋衫。铺天盖地的红叶，漾红了山野，漾红了天空，也漾红

了山里人火红的日子。

中秋过后，南山的黄栌木叶子由青转黄，继而晕染浅红，待白露寒霜一降，山林一夜间便燃成浓烈的鲜红色了。那一簇簇、一团团红叶，层层堆叠，片片相连，从山脚扑向山巅。无边的赤色随风涌动，宛如浩瀚磅礴的红色海洋，满目热烈，壮美无边。

山里人总爱在灿烂的阳光下远眺这片红，心中分外舒畅。这满山遍野的红叶，片片都藏着秋收的喜悦，盛满庄稼人一年耕耘的热忱，接下来便是他们一年中最安逸的一段时光。待到满山红叶零落之后，又一个新的春天就要来临了。

远方的游客来到南山观看红叶，连连感叹：美死了，美死了。省城知名画家专程奔赴南山，望见满山红叶，竟发疯般呼喊：天开画卷，绝世美景！随即展开画板写生作画。这幅“南山红叶红满天”的画作在省城美展上斩获大奖，让这藏在深山里的绝美风光借此走入大众视野，被千万世人所欣赏。

秋风穿林，红叶起伏，红光拂动，漫山流霞。南山的红叶是如此浪漫柔情，如此撩人心扉。



『挠秧』声远

李辉

“日出东方啊，响晴的天啊，呀嗨嗨呀嗨嗨……”天津小站镇会馆村的挠秧号子，顺着稻秧喷薄而出，声震云霄。看过小站稻种植过程的老何顺手接一句：“手把秧苗哎，根扎得严啊！”当渤海湾的晨光把天津津南的稻田镀亮时，人们便知道，一年“挠秧”的时节到了。

“挠秧”这个带着天津地域印记的词，与土地和劳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每到夏日，“小站稻”田间稗草丛生，“挠秧手”便如水手般灵活自如，寻出那些酷似稻苗的稗草，拔掉、打捆，再埋入泥中堆肥。“挠”的过程，也把小站稻的根扎得又稳又牢。因需顾及稻苗前后左右，农人常需手脚并用，“挠秧号子”是“挠秧”过程中为了步调一致，唱的歌曲，已纳入天津非遗。

商洛挂职干部老何，是我们敬重的来津交流干部。老何其实年纪不大，刚过四十，但我们单位几位“70后”同事都喊他“老何”。之所以称“老”，一是因为他为人沉稳、低调、有章法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他也不急，也会慢条斯理地把“天”捡起来，一点点补好。二是他长相成熟，若说他已年届六旬，大家也会点头：“嗯，像！”我与老何工作交集不算多，但是一起相处的日子总是让人难忘，每天上班前总爱去他办公室坐坐。表面是聊天，实为“取经”。每次去，他不是处理公务，便是在看书。我说：“老何，你这天天看书，有啥用呢？”老何脸上像秦岭的土地般厚重：“招商业务上我是门外汉，目前不如你们熟，但多看些书总能补上来。”过了些日子，我又去串门：“老何，你咋又看上刘震云的‘闲书’了？”老何笑道：“小李，招商我认为除了业务，还得懂人。咱们接触的人来自天南海北，有时从对方的家乡文化入手，能找到认同感。”我若有所思，其实仍是不甚明白。

偶然的一次招商会，我们被安排共同接待，来人恰好是一位来自河南延津的50多岁的投资人。老何得知对方籍贯后，随口问道：“‘东方的卡夫卡’刘震云，是不是从你们那儿走出来的？”对方一愣，随即竖起大拇指：“是啊，老哥看来你对刘震云有研究啊！”老何：“别叫我老哥，我今年才四十出头。”气氛瞬间融洽，那位投资人拍了拍老何的肩：“我看你这人实在，咱们营商环境肯定差不了，这个项目，我就投在这了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我和老何与氢能投资人谈项目。没想到老何对氢能产业了如指掌，从商洛的绿电制氢、产业链布局，一直聊到天津津南葛沽的氢能小镇规划。自诩产业“行家里手”的我自愧弗如。我说：“老何啊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！”老何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坚定地对投资人说：“你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，你看月亮都出来了，咱们一块吃个便饭吧！”饭毕，企业方要去结账，老何一把拦住：“都是朋友，这顿我请。”我跑过去想找服务员开票，又被老何拉住：“这饭我说我请了，咋能再让公家报销呢？人家来投资是情分，我们今天就当交朋友啦。”投资人听罢，颇为感动，紧紧地握住老何的手。没过多久，项目的协议便进入了实质性洽谈阶段。

如今，老何回到商洛工作了，一年的挂职时光虽短暂，却足够让小站稻从早春育秧长到金秋，硕果累累。回想这一年，老何就像夏日里“挠秧汉子”，早已将田间的“稗草”厘清，把小站稻的根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。我和同事聚餐，常给老何视频连线：“老何，你怎么样？我们又聚餐了，咱们商洛那边咋样？有空再来小站听‘挠秧号子’啊！”视频中的老何憨憨的，但还是那样真诚爽朗：“挺好的，你们有机会也来咱们商洛，看看你们喝的水的源头，丹江水可是在咱们商洛啊！”

纪实散文



(总第2934期)

商洛山

题图摄影 商山行者

刊头摄影 杨鑫

落叶知秋

姜毅

晨起推窗，凉意悄然入户。

秋风总是带着一种别样的情愫，先在天地间徘徊，而后慢慢地吹遍人间。当第一缕秋风悄然拂过，天地仿佛在一夜之间，就被覆上了一层淡淡的薄凉与宁静。

墙边的那棵玉兰树，昨夜竟落了三两片叶子，静静地躺在井边的洗衣池里，像谁信手扔下的几张信纸。拾起一片，叶脉还很分明，边缘却已干枯卷起残边。

古人说“一叶知秋”，这“知”字用得真是好。对于秋天，不是看，不是听，而是一种“觉”，是从心底自然生出的恍然与明白。

我喜欢秋天那份独有的寂静、疏淡，与天地默然相对的气息。我曾安安静静地看一片片叶子，从枝头到地面的那一段短历程，从中感岁月的匆忙，悟岁月更迭的禅机。

喜欢秋天，感觉秋天就像是宋画里走出的女子，她素淡沉静。这几日的秋天就是这种美，干净淡雅。天空高远，蓝莹莹的天幕上飘浮着几缕淡云，平静清亮；雨后的农田，黄绿交错，丰盈湿润，在安静中悄然成熟，在大地孕育中默默显露出沉静的风韵。

路边的树沙沙作响，那枝头层层叠叠的树叶，片片都有泛红发黄的意思。望着它们，我忽然想，春天来的时候，它们尽情招摇着鲜绿。可谁会相信，秋风吹来，终究还是要到落叶归根的时候。

这便是自然的道理了。那些落叶，有的会随流水远去，有的会在暮色中纷纷飘飞。凄凉也罢，热闹也罢，对于劳作的农人而言，已经无关悲喜了。而村后山坡上的那些松柏，四季不改其色。所以，同样是在秋天，又是在一个同样的村庄，树叶却有着不一样的变化与归宿。看着田地里忙碌的人，再看着河堤上悠闲散步的人，那么，树叶和人，不都是两种活法吗？一种随缘聚散，一种抱本守真。

落叶堆积得多了，便知秋已深、岁已晚。四处望去，村前村后、左邻右舍的秋色，也都有了萧瑟之意。世上之人，谁会对叶落树瘦、无边落木感到惊心呢？我想只有像早起的父亲这样的人。他们惊心的是，又是一年秋来时，人间再增凄苦寒。父亲佝偻着身躯，一遍一遍地扫着落叶。他扫的是岁月，是人生，是命运。

我站在房前的路上，认真地看着父亲执帚弯腰，清扫着路面上的落叶。想起昨日那满树的浓荫还在，鸟声婉转，知了欢鸣。而这今昨的对照，尽管有所伤怀，却并不让人颓丧，反而透出一种生活哲理的觉醒，让我明白了繁华与凋零，只不过是同一条河流的风光两岸。

当然，对于父亲而言，他不会为叶落而悲伤。七十多岁的父亲，已到了他生命中的秋天，学会了不悲不喜，只是扫着、记着、回忆着，在日复一日的清扫中，接受着四季轮回的平常，维护着秋之庄严。

曾读过这样一段文字：一片叶子，是整棵树的秋天；一棵树的秋天，便是整个天地的秋天。我看落叶，就当是用我的诗心，学着悟出一颗禅心来。

我喜欢时光的转角忽然款款迎面的翩翩素颜，我也喜欢在村头巷尾，树下墙边随意围聚的暖言低语。秋天有艰辛与疲惫，秋天也有清雅与澄明。在秋天，我们可以放下忧愁与烦恼，去追寻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也可以在秋风吹起、树叶诉说岁月故事的时候，安静地书写描绘自己独特的人生。

初秋的早晨，如果你恰好遇见一片飘落的叶子，不妨停下来看一看。它曾是春天的语言、夏天的秀发，如今成了秋天寄来的信笺，将来还会是冬天再次孕育生命的温床。它从高处来，往低处去，不争不抢，不怨不悔。而我们，多看看那一片片落叶，也许能从那一叶之中，读出属于自己的秋。

2026年9月29日 星期二

责编:吕丽霞 组版:亚南 校对:陈略 小伟



人一輩子会经历许多事情，一些如过眼烟云，一些却刻骨铭心。我亲身经历的四次险情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第一次是1994年隆冬，我去西安采购，大雪纷纷，车翻秦岭顶，雪路崎岖难行，车还是那种走起来哼哼唧唧的老式大轿子车，司机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给车轮挂防护链，在一下坡拐弯路段，车子突然滑向路边，司机连忙刹车却无济于事，慌得手足无措。车厢里顿时乱成一锅粥，尖叫声一片。我顿时感觉两腿颤颤，手心里捏了一把汗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，想：完了完了！车子滑溜了一段，滑到悬崖边终于停了下来。大家惊魂未定，下车一看，幸运的是车前轮被悬崖边一块凸起的石头挡住了。

第二次是1998年秋末，我办公交公司，去张家港添置一辆新车。返程那天路上起雾，能见度很低。车行至一段村庄公路时，前面一辆拖挂慢慢悠悠，司机老张欲超车，车子刚刚提速，忽然看见对面驶来一辆大货车，仓促间猛打方向盘，车子在原地转了五六圈。我坐在副驾驶位上，清晰地看见路边拎着粪袋拾粪的老汉吓得张大了嘴巴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车子“哐”一声冲出路面，刚好撞在路边一堆木料上。我胆战心惊，下车后发现，车再往前一点点，就会冲进公路下的深坑里。老张下了车，直接瘫坐在路边，面如死灰，浑身颤抖，再不敢摸方向盘。

第三次是2009年的一天，我陪西安的两位客人去金丝峡游玩。返程后，两位客人玩累了，闲聊了几句，就在后座上睡着了。车行至一段转弯下坡路时，副驾驶位上的我忽然瞥见对面飞驰来小车，而驾驶位上的老冯眼睛却眯上了。我大喊一声，老冯被惊醒，猛打一把方向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倒车镜飞到了空中，对面车向下猛冲了几十米才停下。对方司机气急败坏，下车来破口大骂，老冯自知理亏，半晌无语。

第四次是2012年秋天，我和同事到外地学习，返程至宝鸡凤县途中，穿山越岭，一段蜿蜒的山路紧贴着河岸向前延伸，河里似乎刚发过大水，轿车向前奔跑着，不知谁讲了个笑话，车内气氛热烈，大伙正沉浸在喜悦当中，忽然出现一个弯道，对面一辆三轮车疾驰而来，眼看躲避不及，司机小阮向外猛打了一把方向，一侧车轮瞬间悬空，然后又搂回方向，轿车在半空划了一道弧线，我感觉身体已然腾空，看见下面的河滩上怪石嶙峋，感觉要出事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咚的一声，轿车又回到了路面。小阮和三轮车司机满脸煞白，惊险过后，仔细查看，对面三轮车的手把将崖壁擦出一道深槽，大伙比画着三轮车的宽度和小轿车的宽度，回味刚才那惊险的一幕，感觉简直就如神助。

那几次历险经历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戚戚，让我养成了出行在车上不敢睡觉，时刻警惕路面变化的习惯。好在现在交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出行再也不用为路况担忧受怕了，隧道贯通了崇山峻岭，大桥跨越了江河沟壑，我们商洛也有了高铁，出行安全、舒适、便捷，这何尝不是人们幸福感提升的一种标志。

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人生漫漫，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会一帆风顺？经历就是财富，酸甜苦辣都有营养，所谓命运多舛，不过是生命为了让我们体验更完整的孤独而设的弯道。人生如逆旅，多舛是路标，指引我们走向坚忍。

诗三首

徐东旭

山居晨兴

山高云意雅，岭秀水德深。
澹澹无生想，元元一气真。
三千花世界，几个问仙人。
天与不俗耳，惯接鹤猿闻。

入商山歌

避暑出城市，因风入山家。
野蝉言不尽，闲羽迹自夸。
一瓢凭泉与，三餐就村化。
五车贾何值？返璞真无价。

游骊山观《长恨歌》

长恨歌起知何待？琵琶曲引痴客来。
胡笳羯鼓声交战，粉黛蛾眉艳花开。
国色香成百花谢，骊池水隐鱼雁徊。
比飞总作仙外梦，天子庶民共此哀。
一剧千年惊梦醒，长虚帝业负雄才。
观罢繁华归寂寂，骊山明月照空台。

